

阿兰·罗伯-格里耶  
A. Robbe-Grillet

橡 皮

L e s G o m m e s

林秀清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I565.4/17+3

2007

阿兰·罗伯-格里耶  
**A. Robbe-Grillet**

橡

皮

L e s

G o m m e s

林秀清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橡皮 / (法) 罗伯—格里耶 (Robbe-Grillet, A.) 著; 林秀清译. —2 版.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7

(罗伯—格里耶作品)

书名原文: Les Gommages

ISBN 978-7-5447-0289-8

I. 橡... II. ①罗... ②林...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Copyright © 1953 by Les Editions de Minui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es Editions de Minuit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4-040 号

- |      |                                   |
|------|-----------------------------------|
| 书 名  | 橡皮                                |
| 作 者  | [法国] 阿兰·罗伯—格里耶                    |
| 译 者  | 林秀清                               |
| 责任编辑 | 韩沪麟                               |
| 原文出版 |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53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br>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210009) |
| 电子信箱 | yilin@yilin.com                   |
| 网 址  | http:// www.yilin.com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ppm.cn        |
| 印 刷  |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
| 开 本  | 718 × 1000 毫米 1/16                |
| 印 张  | 16.25                             |
| 版 次  |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0289-8            |
| 定 价  | 21.00 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译 序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法国小说界涌现一股创新浪潮。以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比托尔、克洛德·西蒙等为代表的一批新作家，公开宣告与19世纪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决裂，探索新的小说领域，创造新的小说表现手法和语言，描绘出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展示出一个前人所未发现的世界。法国文学评论界称他们为“新小说派”或“反传统小说派”。这一派在刚出现时不为人们所理解，被认为是“荒诞、古怪”。但到了60年代后期，新小说派不仅为人们所接受，而且被承认为战后法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1985年克洛德·西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新小说派得到世界文坛的普遍承认。

新小说派的作家在创作方法上虽然千差万别，有时甚至背道而驰，但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特点。首先他们认为小说艺术从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墨守统治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成规，已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那就无法解决20世纪以来已出现的小

说危机；小说艺术，在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冲击下，如果不开拓新的领域，小说的存在将成为问题。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小说都应有自己的表现方式，19世纪盛行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不适于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何况，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并不能反映生活“深层的真实”，甚至像巴尔扎克这样大师级作家的作品，在新小说派看来，也只不过是描绘了生活的表面而已。新小说派还反对小说把人物作为世界的中心，使一切事物都带上人的主观感情色彩。他们认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读者只能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的眼睛去看外在的世界，看不到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结果脱离了现实。因此，他们主张放弃以塑造人物为小说创作的主要任务，以免一切从人物出发，歪曲了对客观世界真实的描写。新小说派的首领罗伯—格里耶提出：小说家的主要任务是运用“非人格化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言，客观地、冷静地、准确地描绘事物世界。在他看来，“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他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不应由作家通过人物来赋予意义，作家的任务是写眼前看见的事物，所以有的文学评论家称其为“视觉派”。至于人物，在新小说派看来，只是表现某种心理因素或心理状态的“临时道具”，因此在这一派的小说中，人物往往既没有典型的性格也没有清晰的特征，有时连姓名也没有，仅用第一人称的“我”或第二人称的“你”来称谓，甚至使读者处于小说主人公的地位，如米歇尔·比托尔的著名小说《变化》中那样。

在小说结构上，新小说派主张打破传统小说格式的

限制，不必遵守时间和空间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人只是生活在永恒之中的一个瞬间，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往往相互交错，现实、想像、记忆、梦境、幻觉、潜意识的活动常常交叉或重叠。在这一派的作品中，故事情节延续的时间一般都相当短暂，在叙述中常用与现在有关的时态。由于新小说派作家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地在发展变化，因此作者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不可能像巴尔扎克的作品那样，由作者事先决定小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小说的情节结构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有头有尾，结局也不具有必然性，因为这一派作家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不稳定的，变化多端，难以预料。他们反对作家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心理的分析、情景的描绘，诱使读者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一派的作家兼理论家娜塔丽·萨洛特说，新小说不是读者“轻松的娱乐”，读者必须改变阅读传统小说所养成的舒服、被动的习惯，积极参与到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与作者一起探索那“深层的真实”——在她看来，这就是潜意识底下的心理活动。她要求读者运用自己的想像力，从小说所提供的不断变化的形象中，抓住事物的真实面目，观察人物内心的奥秘。最后，这一派还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在干预生活，因此反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现象：作者通过人物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政治立场、道德观点等。

为了使我国读者了解新小说派的一些面貌，我们把罗伯-格里耶的第一部小说《橡皮》全部译出。这本小说在1953年问世时，读者寥寥无几，可是到了60年代，发行量已超过一百万册，欧美各国以及波兰、罗马尼亚、

捷克等国都有译本。日本不但出版了《橡皮》的译本，还邀请作者到日本去讲学。1968年《橡皮》拍成电影，片名是《说谎者》。

阿兰·罗伯—格里耶1921年生于法国布勒斯特，在成为专业作家以前，是一位农艺师。1945年从法国国立农艺学院毕业后，在国家统计局及殖民地热带水果研究所工作，曾到非洲各地从事水果研究。《橡皮》这本小说是他因病从非洲回国途中在船上写成的。1955年以后，他在巴黎子夜出版社担任文学顾问，同时从事写作及拍摄电影。他的主要作品，除《橡皮》外，还有小说《窥视者》(1955，同年获评论家奖)、《嫉妒》(1957)、《在迷宫中》(1959)、《快照》(1962)、《纽约的革命计划》(1970)、《重现的镜子》(1984)。理论著作有《新小说阐明》(1963)。他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1961)曾由法国新浪潮派电影导演阿兰·雷斯尼拍摄成电影，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有一个时期，罗伯—格里耶专门从事电影创作，认为电影艺术比小说更适于客观地记录事物的世界，描绘现代人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表现时间的跳动，空间的变化，以及现实、想像、幻觉、梦境的交错。他在1963年单独拍摄的影片《不朽的女人》，曾获德路克电影奖。

由于新小说派不注重情节，《橡皮》写的不过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尔·杜邦遭到暗杀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节并不复杂。杜邦教授是一个对全国经济和政治都起重大影响的集团的成员。一个恐怖组织计划把这个集团的重要人物一一杀死，以打击最高统治阶层的势力。在杜邦被杀之前，暗杀者已接连干掉这个集团中的八个人，都是选定在晚上七点半钟下手的。由于杜邦与

内政部长关系密切，而且手头又保存着关系重大的文件，因此，内政部长暗中得悉杜邦被刺未死的消息后，立即派出青年密探瓦拉斯从首都到这个外省的小城市来进行调查。瓦拉斯不知杜邦未死，为了弄清真相，当天晚上七点半钟埋伏在杜邦书房里，等候恐怖分子来刺杀受杜邦委托前来取走重要文件的大商人马尔萨，结果却误杀了杜邦。传说已被杀死的杜邦，原来在第一次被刺后仅受了轻伤，而受托的马尔萨由于害怕，临时变卦，逃之夭夭，杜邦只得亲自前来取文件，然后再前往首都内政部长家避难，结果却死于非命。

乍看起来，《橡皮》似是一部侦探小说，其实作者是故意借用侦探故事以揶揄传统现实主义善于制造的“真实幻觉”。在小说结构上，作者摒弃了按时间顺序发展情节的线索，让场景重复出现，但随着时间的不同，细节也有所变动，从而表现了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在这部小说里，不是人物支配情景，而是从物看到人，因为罗伯一格里耶认为人是在物质世界包围中，时刻受其影响。为了避免使读者产生“如临其境”的幻觉，作者在每一场戏出现后都借用“橡皮”把情节的线索擦去，破坏了小说虚构的连贯性和直线发展，这样读者就不会受作者思想的支配，进而可以根据自己的角度去选择不同的情节，探索其中的意义。

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即使新小说派的作品也不例外。在西方社会中，《橡皮》里描写的那些小人物一方面处于那些“无所不能”的经济政治集团的统治下，一方面处于机械化、电气化的物质世界包围中，只能感到软弱无能，无法自主，孤独烦闷。他们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极



力挣扎，但结果却徒劳无功，毫无出路，最后连那个精通世故，自以为是的警察局长也胡言乱语，不知所云了。不过话说回来，病态的咖啡馆老板、走投无路的职业杀手格利纳蒂、无可奈何的茹亚尔医生、拼命工作结果反而破坏了整个案件调查的青年密探瓦拉斯等人物的阴暗心理状态，还是多少使我们窥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一些面貌。

# 序 幕

## 1

在半明半暗的咖啡馆店堂里，老板正在摆放桌子、椅子、烟灰缸和喝汽水用的吸管。现在是早上六点钟。

他既无须弄清，事实上也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还没有睡醒。他的动作的每一个细节都遵循多年来的习惯——这一次它们没有受到人的意愿动摇不定的影响。每一秒钟一个单纯的动作：往侧面移动一步，把椅子摆在三十公分远的地方，用抹布抹三下，朝左转半身，再向前走两步。每一秒钟都留下标志，既完整又匀称，毫无瑕疵。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每秒钟都安排得丝毫不差。

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时间就再也不能主宰一切了。这一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可能是微不足道

的——在错误与疑惑的围绕下，过一会儿就将开始活动，逐步地损坏完美的布局，暗中使这儿或那儿发生时间颠倒，场景位移，境界混乱，形象歪曲，最后一步步地全部收场：呈现的是初冬的一天，杂乱无章，无所适从，既难以理解又骇人听闻。

现在时间还太早，咖啡馆刚刚开门，唯一上场的人物对自己的存在还没有恢复清醒的意识。现在是把在人造大理石桌面上搁了一夜的十二张椅子轻轻地拿下来的时候，此外再没有别的事了。一只手下意识地把场上的布景一一摆好。

等一切就绪，灯光就亮起来了……

老板，一个身材粗胖的人，现在正站在那儿，在桌椅中间极力想弄清自己的处境。在酒柜上的一面长镜子里，晃动着一个灰暗病态的形象，这是反映在养鱼缸里的老板暗绿色的身影和他那虚胖的、轮廓不清的、肝病患者的面容。

在另一边，铺面的玻璃后面，老板的另一个身影在街上晨曦的照耀下慢慢地消失了。无疑就是这个身影刚把店堂收拾好，但它现在只好消亡了。在镜子里微微抖动的是这个幽灵的几乎已经支离破碎的反照，远处是越来越飘忽不定的模糊的余影：这是老板，老板，老板……阴沉愁郁的老板，隐没在一片光影中。

他吃力地走出来，顺手抓住一些出现在自己四周的零碎的东西。没有必要着急，在这种时候，不会有多少顾客来的。

他双手撑在桌上，上身往前倾，还没有完全睡醒，眼睛不知盯着什么东西在发呆。那混蛋的安东，每天早上

都做柔软体操。有一天——就是昨天，他竟然结上一条粉红色的领带。今天是星期二，珍妮德要晚一点来上班。

这一小点污迹看来样子古怪，大理石桌面上好肮脏；痕迹显眼，好像是血。丹尼尔·杜邦昨天晚上就在这咖啡馆附近被杀死的。事情有点蹊跷。一个小偷不会特意跑到一个亮着灯的房间去的，不过，那家伙想要杀死杜邦，这一点是肯定的。出于私仇，还是另有原因？总之干得笨手笨脚。这是昨天发生的事，等一下得好好看一看报纸。对，珍妮德要晚一点来上班，叫她顺便去买……不，明天再说吧。

抹布心不在焉地在那块古怪的污迹上抹一把，这样似乎就可证明这儿不是犯罪现场，事不关己。可是两次用水揩抹，那片模糊的痕迹都没有揩掉；也许那不过是桌面上的一些孔洞吧。

要叫珍妮德马上把炉子生起来，今年冬天冷得真早。那草药商说：七月十四<sup>①</sup>那一天要是下雨，天气就一定是这样的。也许他说得对。但是那个常有理的混蛋安东，却极力证明事实正好相反。这样一来，那草药商可就生气起来，光是四五杯白酒也就足够使他肝火上升了。安东却一点也没觉察，幸亏老板在场。这到底是昨天还是周日发生的事？对，是周日。那天安东戴着帽子，一戴那顶帽子，他的样子就显得狡猾奸诈。他的那顶帽子，还有那粉红色的领带！对啦，昨天他也结上领带。不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

抹布狠狠地用力抹一抹，擦去前一天残留在桌面上

---

<sup>①</sup>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攻下巴士底监狱，从此这一天就成为法国国庆日。

的污迹，这时老板挺起了身子。

他看到铺面的玻璃上一张招贴的背面，上面写着“出租家具齐全的房间”。十七年来，招贴上一一直缺少两个字母，他想要把这两个字母补上也有十七年了。波莲娜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搬来这里的时候，他们俩就说过……

不过事实上只有一个房间可以出租，当时的确有点傻里傻气。他朝墙上的挂钟看一眼，六点半了，该叫醒那家伙。

“干活！懒虫！”

这一次他几乎是扯着嗓门喊的，嘴巴还做出一个厌恶的怪样子。老板情绪不好，他还没有睡够。

老实说，他一向难得心情愉快。

在二楼过道的尽头，老板敲了一下门。等了一会儿，由于里面没有人应，又一连敲了几下，而且敲得比较重。门里一个闹钟响起来了。老板右手还保持着敲门的姿势，留神地听着，不怀好意地窥探睡在里面的人的动静。

但是没有人把闹钟的声音撤掉。大约一分钟以后，铃声突然自行停止了，似乎对自己还有声音没有响出来感到惊讶。

老板又一次敲门，还是没有应声。他把门半推开，探头进去；借着灰暗的晨光可以看到床铺凌乱不堪，房间里乱七八糟。老板走进门，到处仔细察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像，只是床上没有人。这张双人床上没有枕头，只是在一个长抱枕的正中有一道压痕；被子扔在床脚；梳妆台上的一个搪瓷脸盆满盛着脏水。哦，那个人

已经走掉了。管他的，反正这事与己无关。那人走出去时没有经过店堂，他知道这时候还没有热咖啡供应。总之，他没有什么事要通知店里。老板耸耸肩走了，他一向不喜欢不到点就起床的人。

到了楼下，他看见一个人正站在那里等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点寒碜的样子，不是熟客。老板走到柜台后面，开亮了一盏备用灯，毫不客气地打量来客，似乎准备冲着他的脸喊叫：要喝咖啡，未免太早！

“瓦拉斯先生在吗？”

“走掉啦！”老板说，首先压倒对方。

“什么时候？”那人有点惊讶地问。

“今天早上。”

“早上几点钟？”

那人用焦急的眼光看看自己的手表，接着又望望挂钟。

“我不清楚。”老板说。

“您没有看见他出去么？”

“要是看见他出去，我就知道是几点钟了。”

老板有点怜悯对方似地努努嘴，表示这次轻而易举就取胜了。来客想了一会儿又说：“他什么时候回来，您也不知道吗？”

老板不理睬他，却从另一方面进攻。

“您要喝点什么？”

“一杯清咖啡。”那人说。

“现在还早，没有咖啡供应。”老板说。

这人肯定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那张尽是皱纹的小脸上充满悒悒不乐的神情。他不断地把他那被人揉坏了

的神情碎片重新拼凑起来。但是，这人怎么会知道瓦拉斯前一天晚上住在测量员街上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咖啡馆里呢？这可有点蹊跷。

现在老板已经打出全部的牌，对这位来客也就不再感兴趣了。他心不在焉地揩着酒瓶。既然客人什么都不喝，他就把两盏灯一一熄灭。现在天已大亮了。

那人走时喃喃地讲了一句不知什么话。老板现在又回到他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中间：大理石桌面上的污迹，椅子上被油垢弄得有些粘糊糊的油漆，铺面玻璃上缺字母的招贴。一些顽固的鬼影一直缠绕着他，一些比酒里的污点更浓的黑点使他眼睛昏花。他想挥手把幻影驱走，但没有成功；每走一步，他都碰上……手臂的挥动，听不清的话语的袅袅余音，波莲娜，温柔可爱的波莲娜……

温柔可爱的波莲娜古怪地死去已经很久了。古怪么？老板把身体向前冲出，看着镜子。您在哪儿看到什么古怪的地方？一阵剧烈的抽搐使他的脸变了形。死亡本身不就是古怪的事情么？脸歪扭得更厉害，变成一个呆呆地站定下来端详着自己的怪兽的面具。接着出现了一只面目更加可怕的怪兽，一只眼睛闭起，嘴巴歪扭，脸的一侧抽搐着，怪兽立刻又自行消失，代替它出现的是一个宁静的甚至是笑容可掬的形象——波莲娜的一双眼睛。

古怪么？这不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吗？瞧瞧这个杜邦，他没有死掉才是更古怪的事呢。老板微笑起来，像一个梦游者那样微笑，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欢乐的心情。那些在他四周常见的鬼影也学他的样子，各自狰狞地笑。

他们甚至放开喉咙，哈哈大笑，互相用胳膊捅对方的肋骨，使劲拍对方的背。现在怎样才能使他们安静下来？他们不但为数众多，而且已经占领世界。

老板呆立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笑，尽量不去看别人。那些人从店堂里拥挤过来，嘻嘻哈哈一大群。这是从细微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庞大的队伍，是五十年以来难以忍受的生活遗下的残渣。他们嘈杂的声音令人无法忍受，真是鬼哭狼嚎，一片可怕的喊叫。突然间，在忽然恢复的寂静中，出现一个年轻女人清脆的笑声。

“见鬼去吧！”

老板转过身来，被自己的喊声从噩梦中惊醒了。当然，他眼前既没有波莲娜也没有别的人。他用困乏的眼睛环顾四周：那安静地等待顾客到来的店堂，那些即将坐上杀人凶手和被害者的椅子，以及为他们准备好圣餐的桌子。

安东来了。这样开场可不坏。

“喂，你知道那桩新闻吗？”

老板连头也不点一下，不理不睬。老板今天早上情绪不大好。管它的！

“昨天晚上有个叫阿尔伯·杜邦的，就在这条街的尽头给人杀死了！”

“是叫丹尼尔的。”

“什么，丹尼尔？”

“丹尼尔·杜邦。”

“不对，我告诉你，是叫阿尔伯，就在那儿……”

“最重要的是，并没有人被杀死。”

“这，这是什么话！你知道啥事？你从来都不出



店门。”

“有人到这里来打过电话。就是那个老女仆，因为家里的电话出了毛病。他不过是手臂受了轻伤。”

(这混蛋总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他的确是死了!你看看报纸。我告诉你，他是死了。”

“你有报纸么?”

安东在外套的口袋里摸了一下，这才想起来：“没带着，我留下给老婆看了。”

“行啦，别再逞能了。那个人叫丹尼尔，他根本没有死。”

安东的神情表示不服气。他站在那里，想讲几句比冷嘲热讽更有说服力的话，但是老板却刻不容缓，抢在前头说：

“你喝点什么吗？要不就滚蛋。”

这场冲突眼看就要恶化了，这时店门打开，走进一个圆圆胖胖、兴高采烈的人来。这人虽然衣衫褴褛，却是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小伙子们，早上好。你们听着，我有一个谜语让你们猜猜。”

“算啦，我们全都晓得了。”安东说。

“不对，小伙子，”这位宽厚和蔼的人毫不介意地说，“你不晓得，没有人晓得，没有人，你明白么？老板，来一杯白酒!”

从这个人的神情看来，他的那个谜语可能真的不同寻常。为了使人一字不漏地听到，他像做听写一样逐字逐句地念道：“什么动物早上……”

可是没有一个人听。他已经喝得醉醺醺了。看起来